

千里走日本



〔英〕艾伦·布思 著
廖素珊 译

The Roads to Sa
A 2000-Mile Walk

Alan Booth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千里走日本 / (英) 艾伦·布思 (Alan Booth) 著; 廖素珊译. —合肥: 黄山书社, 2011. 10

(花生文库·旅行文学系列)

ISBN 978 -7 -5461 -2239 -7

I. ①千… II. ①艾…②廖… III. ①游记—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0085 号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1211943

Copyright © 1985 by Alan Boot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irai Booth - Ong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Beijing Peanut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千里走日本

著 者: 艾伦·布思

译 者: 廖素珊

责任编辑: 朱莉莉

特约编辑: 马晓茹 萧 桓

装帧设计: 翁 涌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book.cn>)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 230071)

印 刷: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出版前言

本书所采用的译文，系在繁体字版基础上编辑加工而成，主要工作包括如下两项：人名、地名一般改为中国大陆地区通行译法；对明显的错译、漏译进行改正、增补。

因时代与环境的限制，作者的观点、立场，难免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有不合之处。对此，我们一般作为资料保留，并在不影响全书主旨和上下文衔接的前提下，对极个别不当之处进行了技术处理，望读者知悉。即便如此，书中仍难免存在不妥、不当言论，这并不表明我们认同其立场或观点，相信读者可以一一甄别明鉴。

本书中的地图仅为旅行路线示意图，不具有正式制作的国家地图性质，不具有正式地图的准确性。

特此说明。

简 序

佐多到底位于何方，（出版商嘟嘟囔囔地敬告我）大概没有几个人知道，因此最好加以说明。佐多是日本四大岛中最南端的九州岛最南端的岬角。我从北海道最北端的宗谷岬一路步行到佐多，其间所见所闻成为本书内容。

日本是一个长长的国家。同样的纬度，同样的距离，在北美，我可以从加拿大的渥太华走到美国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如果是在欧洲，从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出发的话，可以一路行经中东，抵达亚喀巴湾（约旦西南部港口城市）。这段两千公里的旅程并非以英里计算，因为大多数日本人都采用公里制，而它也是我在旅程当中日夜使用的单位。

可能的话，我很想向书中提及的男男女女及儿童一一致谢，然而这些人的姓名，我多半不知。对于已知姓名的那些人，我则采用假名。书中使用的姓名沿用日本人的习惯：姓氏在前，名字在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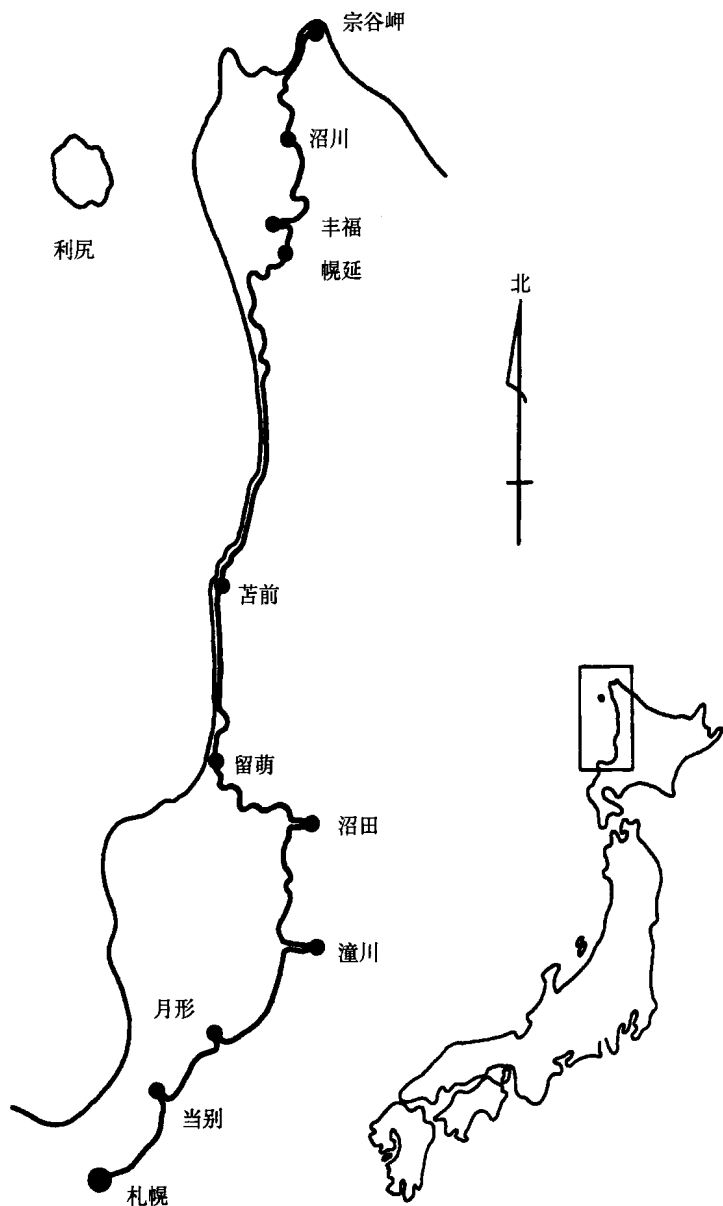
书中，我尽量避免笼统的描述，特别是在提及“日本人”的时候。所谓的“日本人”总数共有一亿两千万，包括刚出生到高龄一百一十九岁的人。他们生存的地理位置跨越了二十一个纬度和二十

2 千里走日本

三个经度，从事的职业从天皇到无业游民不一而足。这书记载了我与以下这些人的相会：商人、农夫、阿婆、渔民、家庭主妇、商店老板、学童、军人、警察、僧侣、牧师、旅客、记者、教授、劳工、女佣、服务员、木匠、教师、旅馆主人、陶匠、舞者、自行车骑士、学生、货车司机、朝鲜裔人士、美国人、酒吧妈妈桑、职业摔角手、政府官员、隐士、酒鬼以及流浪汉，共计约一千两百位。

目 录

简序	1
第一章 边远前哨	1
第二章 野蛮岛	35
第三章 北方之死	67
第四章 夏光夏影	113
第五章 里日本	141
第六章 佛陀和天国浮桥	175
第七章 雷神之眼	207
第八章 千羽鹤，千烈阳	241
第九章 月球地貌	277



我一个小时。不过，从小孩子们突然从叽喳的喧闹变成目瞪口呆和屏气噤声的反应看来，绝对值得多磨这么一点靴底。小幡先生班上只有四个学生：三个六岁大的男孩和一个七岁大的女孩。他们全瞪大眼珠，坐在板凳上，骨碌碌地看着老师介绍这来自外层空间的生物。

“小朋友，这位是来自英国的英国人。阿和，你知道英国在哪里吗？”

“很远很远。”

“你能不能在地图上找到这个地方？”

老师将一个破旧的金属地球仪移到教室前方，四个小鬼忐忑不安地围着它转来转去。

“不对，阿和，那里是沙特阿拉伯，这里才是英国。”小幡老师的指头轻点在冰岛上。他的背往后一挺，双臂如火风轮般挥舞着，传授学生地理知识。

“昨天这个外国人走了三十三公里的路，从宗谷岬来到这里。阿和，宗谷岬在什么地方？”

“很远很远。”

“对。今天这个美国人要走到丰福。小良，丰福在哪里？”

“很远很远。”

“然后他要一路走过全日本哟。”

“哇……”

“你们觉得他会走多久呢？”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红胡子美国人用摔角场的围绳缠住小林的脖子，并将日本裁判抛出场外。小川先生轻拍我的背。

“外国人在幌延很少见哩，”他说，“这是个干净的小镇，平静的小镇。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我们尽量提供居民最好的，有孩子们的斑比……”

“还有二十二家酒吧。”

“让我们为促进全世界和平，”小川先生举起酒杯，“干一杯。”

我们畅饮了整整八大杯啤酒和两瓶山多利威士忌。就这样，我度过了在北海道的第四个夜晚。的确，为促进世界和平，我连花生的钱都没付。我们离开的时候，为时尚早。小川先生告诉我，刚刚那些同事中，有些人已从昨晚一直喝到今晨五六点（幌延的酒吧不受营业法规限制³）。明天镇政府有项重要的大事，一场本地对抗利尻队的棒球赛，所以今晚大家最好提早休息，少喝点酒，免得明早精神不济，出尽洋相。我们勾肩搭背地离开酒吧。红胡子美国人早被小林痛扁得血流满面，抬出摔角场，满场观众欢呼喝彩。

热浪结束。天空变成豆腐色，大雨滂沱而下。我在接下来的六天中一路冒雨前行，走在荒凉的海岸公路上，还好沿途有零星的巴士候车亭可以栖身。用波浪铁皮板搭成的简陋车亭摇摇欲坠，泥地上长出荨麻，锈迹斑斑的墙上钉着英文和日文对照的标语：“愿和平普降地球。”透过铁皮上的小洞，可以看到灰暗的海水缓缓冲上这块遥远的北方海滩。趁着海面平静，我脱去衣服下水，愈游愈远，直到可以转头看见庞然压顶的利尻山。山峰丝丝白雪逶迤，宛如沟

壑裂缝。

第五天吃午饭的拉面店里，弱不禁风的老婆婆掌厨兼做服务员。她每次出来招呼客人，都要先脱掉在厨房穿的干净拖鞋，换上脏兮兮的塑料凉鞋，才肯在店里的水泥地上走动。她把端碗的托盘先放在柜台上，身体靠着门柱，直接用脚穿或脱鞋，因此她的速度也跟着变慢。在人满为患的午餐时间里，慢吞吞的服务往往让顾客失去耐心。

“喂！我的面呢？”

“怎么搞的，老太婆？”

“快来收拾这张桌子呀。”

“你不倒水给客人吗？”

“开罐啤酒要半个钟头吗？”

“你游了泳啊？”老婆婆不敢相信地倒抽一口气。一点钟的时候，店里客人已经散去，她扑通坐下来吃腌黄瓜配饭。今天的晨间气象预报还在说，连九州岛南端（十四个纬度以南）的海水温度都嫌太冷，不适合游泳。

“英国的海水跟这里差不多。”我解释。

“好勇敢啊。”老婆婆啧啧称奇。

明治冰淇淋的送货员进来补货时，我正在吃最后一口面。“所有的英国男人，甚至连鱼贩，都打领带。”他告诉我。

“你真的是英国人吗？”老婆婆叹口气，“英国是不是比美国更远？去一趟要多久？要花多少钱？”

冰淇淋送货员在冰柜里补完了货，倚在放置棒冰的柜前忙里偷闲，摆出一副对世界了如指掌的模样，对几个国家发表高见。

“在那边有哪些国家哪？”老婆婆困惑地指指窗外的海面。

“俄罗斯，”送货员如数家珍，“韩国、中国……”他想了一下又说，“保加利亚。”

在我离开前，他告诉我，北海道的渔夫如何代表了日本人民的性格。“外国的渔夫捕鱼时，只捞他们能卖的鱼，把其他的鱼丢回海里，”他解释道，“但是日本渔夫会一直捕捞到船满为止，根本不管这些鱼最后可能必须以半价出售。我们日本人是工作狂，我们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得彻彻底底。”老婆婆与送货员都点了点头，表情严肃。

也许日本渔夫的赶尽杀绝，正是北海道著名的鲱鱼几乎绝迹，鲱鱼船近年来必须改捞虾蟹的原因之一。虾蟹生意平凡普通，但捕鲱人的辉煌往昔，却烙印在北海道最著名的民谣里：

问海鸥，鲱鱼来否。

海鸥回答：我是天空的飞鸟——

去问海浪吧。

旅程第六天仍霪雨不断，我从绵密雨幕中辨识出前方的一大片高山，其中的最高峰仍然覆盖着一层灰色暗沉的积雪。我手上这张七年前出版的地图里，有一条路沿着海岸绕过群山，不过地图上的英文索引警告，此路“车辆通行困难”。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警告说了等于没说，因为这条路根本尚未建造。我决定避开这些高山，等抵达留萌之后再转向内陆。但是到留萌还要走上三天，而雨势毫无缓和的迹象。我拉紧连在厚夹克上的帽子向前迈进，雨水依旧无

断摇晃打转，大片雨水自灯笼中像瀑布般倾泻而下。我走过一处神社，看见摊位已经搭起，一两个摊贩正坐在滴水的帆布篷下面，蹙着眉头望向路面水坑里七零八落的灯笼倒影。我加速赶路，湿淋淋的街道上不见半个狂欢的人。

旅馆内，三个小孩子正叫闹着要出去买棉花糖。我把湿透的衣服挂在火炉烟囱上，随即进入澡堂，在热腾腾的水里忽上忽下地泡了半小时，直到无法忍受为止。平滑的热水轻抚着我的双腿、肩膀和胃部。脚踝和脚趾头上的水泡起先被热水刺得老痛，现在也逐渐舒缓。我闭上眼睛，远方的祭典鼓声透过澡堂窗户微微地传了进来。大雨的哗啦声几乎淹没了低沉的砰咚敲打声。鼓声在持续大约五分钟后骤然停止，只剩下雨声刷刷地拍打在玻璃、庭院和壁砖上。

我坐下来休息的巴士候车亭内，波浪铁皮墙上有时会张贴一些海报。其中一个亭子里有张惟妙惟肖的墓碑广告，旁边就贴了一张“自卫队”（战后的日本宪法特别禁止日本保有陆海空三军，这个于一九五四年创造的名词回避了此项棘手难题）招募新队员的海报。海报里，两个男人穿着背心，隔着军队食堂的餐桌比腕力；后头则站着四位穿军服的女人，面露崇拜的神情，牙齿上全镶着炮铜色的补牙。

浓密的迷雾遮蔽整片山丘，细雨绵绵，海面显得毫无生气。暗绿与暗橘色的海草遍撒在崎岖多岩的海边，逐渐腐烂。海草堆之间，躺着各种常见的人造垃圾：粉红色的清洁剂塑料瓶、破伞、白色塑料袋、轮胎、啤酒罐、橙子皮等，一辆生锈的脚踏车半埋在沙土中。

离开留萌后，晨光越来越明亮，照耀在内陆的稻田上，将一块块方格状的田地变成波光潋潋的绿色小湖。行过一百公里后，日本海被我远远抛在身后，日后要再走三百公里的脚程，才会再遇上辽阔无垠的太平洋。

一个小火车站外，铁道员忙着修剪已经很整齐的草坪。他们戴上白手套，拾起剪下来的草屑，放进一台一尘不染的红色单轮手推车。从公路转进山路时，蓝天万里无云，七月的热力重现。这是一条泥土山路，弯曲回转，上上下下，不时与留萌至沼田一带峡谷中的陡峭铁路交错而行。

“要不要买一只？都是活的。”小村杂货店老板问我，给我看放在一个宽塑料桶中的海参。我买了一包鱿鱼干和一瓶札幌冰啤酒，瓶上的商标以英文说明：“一八七六年至今，历史悠久。”

“知道吗？你是我第一个看到的外国人喔。”一个骑着三轮车的小女孩睁大眼睛瞪着我，眼神严肃。她骑车一路跟我走向村外，直到她发现其他更好玩的事物为止。一辆日本共产党的扩音器厢型车，正在为地方选举巡回拉票，扩音器依日本竞选仪式，拼命重复“轰炸”候选人的姓名：“我是儿玉谦次（Kodama Kenji，音译），恳请赐票。我是儿玉建次，拜托拜托。我是儿玉建次，拜托拜托……”

下午五时左右，四个骑自行车的小男孩陪我走进了小镇沼田。他们让我停下来，欣赏他们的跑车照片。

“英国有什么跑车？”

我不禁想要为祖国吹嘘一下：“你们知道的，劳斯莱斯啊……捷豹啊……”

“只有这些而已吗？”

“嗯，还有……嗯……阿斯顿·马丁……”

“真可惜他不是意大利人，他们有兰博基尼呢。”

这番指控震得我轰轰然一阵耳鸣，男孩们将我带到一家旅馆前，随即弃我而去。

北海道岛成为日本领土的历史并不算久。直至十九世纪中叶，岛上仅有的日本人部落皆集中在西南边缘的松前、江差和函馆三地，前往本州岛仅需一天时间。少数的伐木工人深入北方，一些商人则与阿伊努人进行交易。阿伊努人是日本诸岛的原住民，在九世纪末被驱赶至北海道。伐木工人与商人一到秋天便返回南方，岛上只剩下躲在草屋中度过严冬的阿伊努人和从库页岛跑来捕捉海豹的俄国人。直到一八六九年，官方始设“北海道开拓使”，六年后，日本与俄国签订《桦太千岛交换条约》，确定北海道为日本永久领土。

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开拓北海道成为日本政府的重要政策。一则是为了利用岛上的矿藏与木材资源，以求迅速发展西式工业；二则是为了纾解本州岛的人口压力；三则是为了部署军事力量以遏阻俄国入侵（日本今日仍部署其三分之一的自卫队军力于北海道，包括第七师机甲师团）。明治政府雇用美国地图制作者为北海道绘制地图，请美国农学家研究土地利用，聘任美国教育家在学塾和大学任教。官方引进美国蒸汽火车和俄式建筑，规划新市镇，设立新的行政单位，并且特许成立日本第一家啤酒厂以及一所特拉普派修道院。

就某种程度而言，北海道始终是边陲前哨，至今仍被认为“很

电厂的烟囱，废车场点缀在市镇的两旁，市镇之间彼此紧密毗连，水泊与溪流正在开挖疏浚。不分昼夜，公路上总有货车咆哮奔驰而过。公路已成为风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十一天的天空布满了云，又有四个小男孩骑脚踏车追在我后面，大声喊：“老外！老外！”，他们赶了上来，把脚踏车横挡在路前方，站着张大嘴巴，一脸不悦地瞅着我：“呃！看！说英语的家伙！”我用日语请他们将脚踏车移开，他们才垂头丧气地落荒而逃：“啊啦！惨了！不是说英语的啊！”

强风吹得我背包的钢管架呼呼作响，盖过了竞选厢型车的噪音，不过等到风一停，震耳欲聋的声音又从数英里外的平原传了过来：“我是北秀治（Kita Shuji，音译），恳请赐票。我是北秀治，拜托拜托……”一只白色小山羊拴在公路栏杆旁，我陪它坐了十分钟。它啃食我喂的草，舔舔我的膝盖，在我离开它时，伤心地咩咩叫。

夜晚一阵夏日暴雨；翌晨，旅馆窗外的街道仍旧大雨倾盆。下一站是离此不到五公里远的潼川市，我打算在那里落脚休息一天。想到能休息，我立即精神百倍，奋勇向前，速速横越以几根大梁搭起的便桥。尽管我把厚夹克的拉链拉至鼻尖，仍然被豪雨淋得全身湿透。我停在一家咖啡店，甩下背包，身上的水在地板上积成一滩。我坐了一个钟头，喝着每杯索价一英镑的乞力马扎罗咖啡，翻阅号称“三点全露！完全暴露！”的色情漫画《玩漫画》，聆听莫扎特的长笛四重奏，让我稍稍忘却了身上衣服湿透的寒意与臭味。

午后雨势未歇，我逛进一家电影院，上座率只有四分之一。我

我有点纳闷，月形是个貌不惊人的小镇，为何也有观光中心。然而当我泡在宽敞的浴池中，抬头望向观景窗外时，瞥见最后一道霞光逐渐隐没在蓊郁的幽谷里。这地方似乎自有其悠闲引人之处。山坳景色更是迷人。

年轻女服务员送来晚餐，侍候我吃饭时，不时将头埋在膝盖间，咯咯巧笑。等到铺睡垫的时候，她已经不支倒地，在榻榻米上滚来滚去，叫声粗嘎，显然下午偷喝了不少清酒。这回，轮到欧巴桑服务员一边抱怨员工训练不足，一边将床垫自年轻女孩身下拉开。不过我一点也不在意，她们俩都很讨喜。我爱跟欧巴桑聊天，也欣赏年轻女侍绯红的双颊。经理沿着回廊走了过来，抽鼻涕声不断，边走边挥赶着雪白衬衫上的小黑蚊。没等他抵达房门口，我就将门砰地关上。

世界上仍然有一些国家，学童必须每天徒步七八公里上学，而这些国家必然极度落后。在发达国家，人民对于路上的步行者高度疑惧，并且训练他们养的狗有样学样。莎士比亚笔下的查理三世曾经抱怨，狗群在他一瘸一拐地经过时对着他狂吠，是因为他驼背。不论我有没有跛足而行，日本的狗见到我常猛吠不止。有个狗主推测，这是因为我的背包让狗误认成窃贼的赃物之故。但我宁可相信是我的背包触发了狗只对金雀花王朝最后一任国王的遥远记忆。无论如何，日本的狗主人习惯用短绳拴住宠物，这点让我至为感激。尽管不时有外国人在英文报纸上投书，抗议这种对待宠物的做法，但我会说，且让他们从北海道到九州岛走一

趟试试看。

第十四天异常闷热，这种天气不见得会遇上恶犬，但却会让人变得懒惰。我离开公路，沿着一条晒得滚烫的小径走过田野，来到一处遮荫蔽日的小温泉泡了一小时的汤，一边阅读更衣室里的矿物质分析表，一边啜饮铁杯里硫磺味道的汤水。铁杯凹痕累累，还以铁链连到池边。

这一天过得挺轻松。我在缓步走完二十三公里之后，闲闲晃入小镇当别。旅馆门口摆着拖鞋，任人挑选；前来招呼的老板娘跪着深深鞠躬，奉上一杯绿茶。我坐在楼上的窗沿，啜着绿茶，倾听潺潺的河水声。老板娘在花园摘了些花，拿上来给我。两朵白色的大百合与一朵血红色的山茶花，看起来像是信手摘来，随意插成。但我早已从窗口看见她在花园里目测茎柄、仔细修整花束的模样。旅馆多得数不清，但很少有旅馆会像这一家，从桌上的手制纸扇到壁龛内两粒野柿上面挂着的卷轴，每样东西皆经巧思张罗。

旅馆老板的圆脸线条柔和，声音沉稳，晚饭后我们一起坐在起居室里，喝着老板娘专程出去买的啤酒。房间里听得到河水的声音，哗啦啦的溅水声为夜晚增添了几许清凉。

“我祖父是以前四国岛东部阿波⁴一带的武士，他开了一家武术馆，教农民的小孩习武。那时的阿波非常富有，土地肥沃，随便在山里撒些种子都长得出农作物来哟。我的家族在那里住了数百年……”

老板娘端来一盘樱桃。

“后来江户幕府政权结束，大政奉还，天皇复位，是哪一年呢？明治元年，也就是公元一八六八年。后来所有的阿波藩主都遭到废